

梁晓声·肖复兴
高洪波·陈建功
毛志成·孙树华
韩学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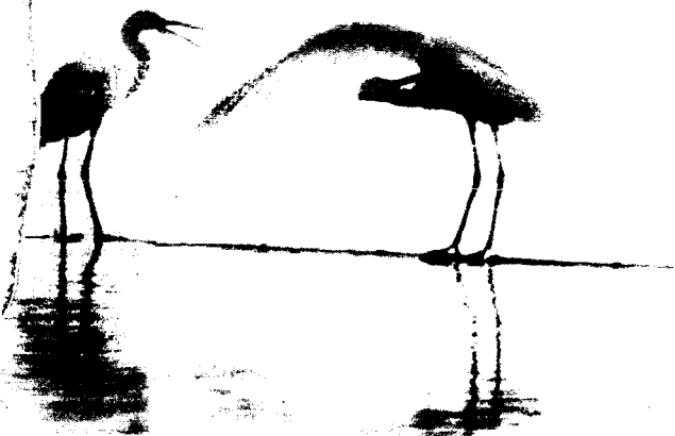
当代文学大家联手与您

孙华 韩学智 主编

一场场风花雪月
一段段人情冷暖
一双双深邃的眼睛
一束束妙笔的花

散文精选

当代文学大家联手与您
孙华 韩学智 主编
三
大
家
选
集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相约/孙树华, 韩学智主编.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10

ISBN 7-5001-0651-3

I. 心… II. ①孙… ②韩…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457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 66168195

邮 编/ 100810

责任编辑/ 晓 琪

责任校对/ 晓 琪

封面设计/ 童嘉敏

印 刷/ 北医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 850×1168 1/ 32

印 张/ 1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0 年 4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651-3 / F·65 定价: 23.50 元

友情常在 心灵相偕

——散文集《心灵相约》序

高洪波 张庆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让人们可以贴得很近很近，也可以隔得很远很远，这就是——心灵。

正如《心灵相约》一书的编者在“后记”中所言，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散文创作堪称进入盛世，写作人数之众，涉猎题材之广，发表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特别是那些能够揭示社会生活、反映时代精神、关注人生命运的上乘之作，更是屡见不鲜，而且已成为亮丽在我国文坛上的一道风景线。把这些深得人们喜爱的能够给人生以启迪的散文作品组合成一支方队，结集出版，呈献给读者，奉献给社会，虽不属特别创意，但其用心可谓良苦。特别是以友情相邀，心灵相约的方式，可视为对读者的一种尊重和信任，也是对文友的一次友谊质量的检阅。

入选作者，大都是熟悉的新老朋友，即使没见过面的，在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上，也能经常读到他们的作品。他们有的是蜚声文坛的小说作家，有的是颇有影响的诗人、评论家，更有孜孜追求散文艺术，始终如一的散文家为此书增色。从入选作品看，有的吟咏大自然的风花雪月，有的抒怀人世间的悲欢炎凉和人生命运的曲直坎坷，有的则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美妙歌唱……相信这些各有千秋的作品，会大大丰富人们的阅读需求。

显然，以上所道，只是面对《心灵相约》一书时有感而发出的片言之语。至于书的水平高低、质量如何，还需读者自己去咀嚼品味。

据组织该书的主编讲，此书的出版过程颇费周折。想他们一定是付出了不少心血，花费了不少精力。值此，在祝贺选集出版的同时，也一并送上对他们的谢意。

1999年12月29日于北京

目 录

1、普通人.....	梁晓声(1)
2、最爱是兵.....	梁晓声(9)
3、谒黄帝陵	肖复兴(16)
4、水之经典	肖复兴(20)
5、雪落黄河	周 明(23)
6、沙飞,让照片告诉后人.....	周 明(27)
7、关于同学的故事	贾宏图(32)
8、半部大师——且说巴乌斯托夫斯基	高洪波(38)
9、黑骏马的蹄声	高洪波(44)
10、我辈本是蓬蒿人.....	陈建功(47)
11、默默且当歌.....	陈建功(52)
12、走出碑影.....	李松涛(60)
13、沉默的指影.....	李松涛(64)
14、渴望葱茏.....	李松涛(68)
15、往事琐忆 ——吃.....	徐小斌(71)
16、佛眼.....	素 素(76)
17、天上的玫瑰.....	素 素(80)
18、史外之思.....	程步涛(83)
19、江南江北.....	程步涛(87)
20、买药.....	甲 乙(92)
21、消逝的古运河.....	甲 乙(96)
22、走向大海的乐章	刘 虔(100)
23、我的种子在歌唱	刘 虔(105)

24、关于冰雪和《三套车》	于宗信(109)
25、歌厅：现在流行什么歌？	于宗信(112)
26、粗读武则天	陈亚军(115)
27、情到深处	陈亚军(119)
28、江南情结	曾凡华(123)
29、本地甘蔗	曾凡华(126)
30、丈夫醉酒	杨林勃(129)
31、心灵的回响	杨林勃(135)
32、祸兮福兮	杨林勃(139)
33、我坐花轿	杨林勃(143)
34、随感随录	叶延滨(146)
35、鼓浪屿抒怀	程天赐(156)
36、漫步西班牙	韩学智(159)
37、那一个多雪的冬天	武 华(163)
38、三妹！三妹	武 华(167)
39、哦，千年银杏	张若愚(171)
40、悠悠杜康水	张若愚(174)
41、旖旎九寨淡淡情	晓 荷(178)
42、寂寞绽放	晓 荷(183)
43、我与世界的联系	陆 健(185)
44、关于病态美	陆 健(188)
45、面对草地	张庆和(191)
46、峭壁上那棵酸枣树	张庆和(193)
47、梵高与青藤	韩静霆(195)
48、谈禅说马	韩静霆(206)
49、黎明的挽歌	张同吾(208)
50、南行，为谁歌哭	张同吾(213)
51、走出连云港	韩小蕙(218)

52、想请你们告诉我		
致陕西作家兼及全国文友	韩小蕙(225)	
53、跨过鸭绿江	入朝散记之一	于光(228)
54、跨过鸭绿江	入朝散记之二	于光(233)
55、“钓鱼”是什么		宿聚生(237)
56、悠闲之气		韩春旭(240)
57、人生的高迈		韩春旭(243)
58、说脸貌		伍立杨(247)
59、文章珠玑希世之珍		伍立杨(251)
60、跨过严冬		孙树华(253)
61、香榭丽舍大街		孙树华(255)
62、渗透·风从山那边来		陈晓燕(258)
63、作家之路		陈晓燕(261)
64、鱼趣		贾长厚(263)
65、与女人出游		张晓伟(267)
66、生命无多		张晓伟(269)
67、脆弱的器皿		杜丽(272)
68、珍妮的吻		杜丽(275)
69、秋声		陈所巨(278)
70、凌晨的美丽		陈所巨(280)
71、婆婆的故事		杨泥(283)
72、母情		李桦(290)
73、陋室情		李桦(294)
74、故居的枣树		刘战英(298)
75、读自己		刘战英(302)
76、往昔不再		董献(305)
77、平平淡淡也是情		董献(308)
78、迎泽宾馆走笔		董耀章(315)

79、水做的——女人	董 雯(321)
80、拒绝天真	董 雯(327)
81、如期而归	程黧眉(331)
82、浪人的家园	程黧眉(335)
83、夜泊楼的小吃	谢先云(339)
84、香港作家林荫	谢先云(343)
85、梧州豆浆	沙 丘(346)
86、东村赏月记	沙 丘(349)
87、难忘巫山云雨	邹海岗(353)
88、重新认识父亲	邹海岗(356)
89、高高的木杈子	朱继红(360)
90、至爱无言	朱继红(365)
91、精神的家乡	石 英(369)
92、在虎门·林则徐雕像前	石 英(373)
93、祭文三篇	吴兴林(375)
94、复兴路抒怀	阵 容(388)
95、嫩芽 在这里哺育	阵 容(390)
96、斑驳的德富芦花	于 君(392)
97、飘泊的水手	于 君(396)
98、性格树	陆士华(399)
99、玉米	陆士华(401)
100、我的父亲	止 庵(405)
101、我的哥哥	止 庵(408)
102、乡村的红灯	朱谷忠(411)
103、雨天访友	朱谷忠(414)
104、上林漫笔	赵晏彪(417)
105、夕照十一陵	赵晏彪(421)
106、冬天的场地	徐慎贵(424)

- 107、冰钓什刹海..... 徐慎贵(426)
108、百灵..... 张立勤(428)
109、脚步..... 张立勤(432)
110、“醉赋”..... 毛志成(437)
111、死趣漫撷..... 毛志成(440)
112、论宠物..... 野莽(445)
113、石头新记..... 野莽(448)
114、乡人素描..... 张昆平(452)
115、走近科尔沁草原..... 陈玄珠(456)
116、随想俄罗斯..... 韩敏(459)
117、琴曲..... 韩敏(463)

普通 人

梁 晓 声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人之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乎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地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

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正正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划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正正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惟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十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

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通过，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们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

父亲他怒冲冲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感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地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真诚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时，又有人打来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多大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是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的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是他的一份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

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的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广厦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地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